

“粽”有邻里情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加班后回家，在黑暗的共用走廊里摸索门锁，忽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绳网小兜，兜里的东西摸上去是温热发黏的，是粽子，我的心头一阵温热：果然是邻居吴婶送粽子来了。

为了女儿上学，我们搬来市中心的这栋老宅已经十年了。这十年间，我家与吴婶共用这段朝北的走廊，走廊面积最多四平方米。吴婶一家三代六口人，就住在走廊西头不到60平方米房子里，出出进进都要路过我家门口。

住得挤，吴婶只能悄悄拓展门口的地盘。先是在走廊边缘打了木架子，放上了几盆花和十几双鞋；见我无反对，又挪出了家里晒干果的淘箩，晾饺子的竹匾，煮卤味的大铁锅，炖鸡汤的高腰砂锅；见我脸上毫无愠怒，吴婶就

试探着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几个粗陶坛子也挪了出来。这几个坛子，我认得的，有的夏天负责晒黄豆酱，有的冬天负责腌五香萝卜干和糖醋蒜头，有的负责在立夏前后腌咸鸭蛋，到端午节正好开坛来吃。吴婶特意去乡下挑选吃螺蛳的麻鸭下的蛋，蛋黄沙沙出油，像流心的太阳一样。她精心挑选形态娟秀的鸭蛋，亲自腌制，是为了在端午节给两个孙儿编鸭蛋网兜玩，也是为了包大家都喜欢的豌豆蛋黄粽子。没错，我们这栋老楼依旧惠存着怀旧的民风：家中做了费时费力的节庆食物，都要先遣邻居品尝。这不仅是彰显自家手艺的机会，也有助于弥合近邻相处时不可避免的嫌隙。

吴婶把粗陶坛子放在共用走廊里，我家买了新椅子都无法进门，唯有请她来把

门口的坛子抱到一边，我家的门才能完全打开。这是有点尴尬的事情，但我怎么好意思对这样的小事耿耿于怀呢？何必非为了门前一平方米空地属于谁，给人添堵呢？我不响，吴婶也是心中有数。自从我们成为隔壁邻居，她挂在门把手上的吃食，令我记起了那些容易遗忘的节日。端午当天，吴婶清早6点钟就起床，包粽子花5个小时，煮粽子花5个小时。她还从秦淮中医院定制了绸布做的香囊，里面塞满了驱虫安神的中草药，让我挂到女儿床头，可保孩子一夜好梦。

她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奶奶，藏着狡黠的私心，也是一位慷慨好客的芳邻。你要在她的身边过得惬意，全看你看得重，是她性格里的哪一面。



端午仪式

□ 尹画（上海，职员）

近日，收到外地友人快递来的一包端午香囊。蓝印花布布袋里装了三只香囊：一只红色葫芦造型，一只粽子造型、还有一只是四朵郁金香花苞造型。

端午节挂香囊，是我和友人共同的仪式感。《小王子》里说，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它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它时刻不同。像我的母亲过端午节，也有她的仪式感。每年端午早晨，妈妈就去菜市场买回新鲜的艾草，郑重其事将其插在大门上。白居易虽写过“种兰不种艾”，喜香兰而恶臭草，但端午节气温上升蚊虫变多，艾草的“臭”，

可发挥大作用，让百虫闻味丧胆。

上周，妈妈又给我快递来一大包“妈妈牌”粽子。其实现在物流发达，网络上什么粽子都有，但母亲执意说，她包裹的粽子最好吃。端午节包粽子，是她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。我小时候最爱吃赤豆粽，如今口味变淡，更喜欢吃纯粹的白米粽，带着粽叶的淡淡清香。老公和儿子则爱吃肉粽。妈妈知道我们都爱吃她包的粽子，每年端午就包得更欢了。

我姐姐是个吃货，她过节的方式就是网罗各地风味小吃。前年端午，她托朋友

从北京稻香村买来五毒饼。老北京人过端午，有吃五毒饼的习俗。五毒，指蝎子、蛇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。五毒饼就是在面饼上刻上这五毒形象，寓意吃下五毒，以毒攻毒。去年端午，她网购了江西碱水粽子。《平如美棠》里写江西南城，端午节会吃一种碱水粽子，拿稻草烧成灰，置入糯米里，打紧煮烂，个个模样粗壮，颜色淡黄，佐以红糖，妙不可言。于是，我们也照此吃法，用红糖蘸食，久久不忘。

生活上的仪式感，就如同给蛋糕加上一颗樱桃，点亮了每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。